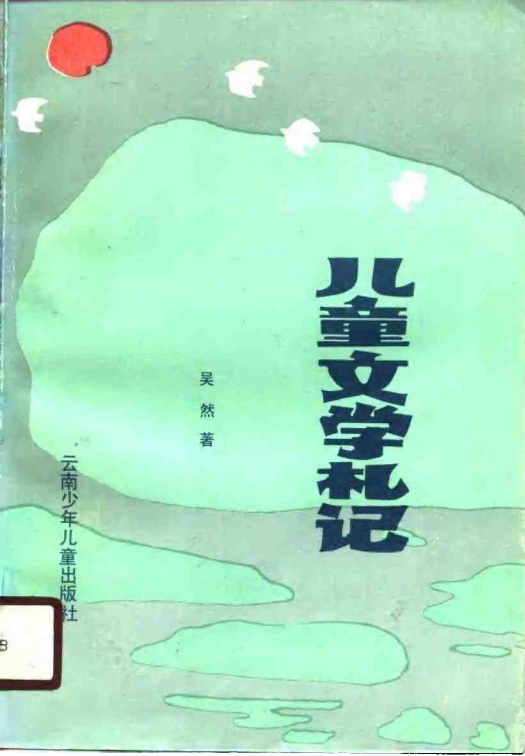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札记

吴然 著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祖渠

封面设计：李昆武

昆 花：陈 怡

昆 武

儿童文学札记 吴 然 著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0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14-0521-3/I·65 定价：3.75 元

序

樊发稼

我怕为人作序。这回受命为这本《儿童文学札记》写序，却觉得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原因之一是有话想说，有话可说。

本书作者吴然，十几年前一进入我的视野，就激起我一阵惊喜，以他的刻苦勤奋，以他初露的灵气和才气，以他对文学真诚执著的多向追求。我和他先有神交。曾有文友认真地告诉我，吴然和我不仅个头儿一样，气质相近，而且外貌酷似，甚至说话时的习惯手势亦如同一辙。对此，我疑信参半。后来吴然出差路过北京，曾在舍中小住，虽是首次相晤，竟胜似故友重逢。说世论文，互喜观点之一致；共诉衷曲，都很时间之短促。一种超然物外的无形东西，使我们心心相印，结为知己挚友。吴然淡泊名利，强重的事业心、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以及他的人品文品，我是十分佩服的。

吴然起初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写散文，也写诗。后来他编报纸副刊，倾心迷恋上了儿童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儿童散文、儿童散文诗。一册《歌溪》，为他博得盛誉。小读者喜欢自不用说，名家大师亦为之交口相赞。郭风称他的散文“是写给孩子们看的真正的儿童散文”，“既朴素，又写得生动，富有儿童情趣和教育旨趣。”冰心在致吴然的信函中说：“给儿童写散文不容易，要有童心。你的散文小集，朴素自然，我很欣赏。”

《歌溪》之后，这位刚刚步入中年的作家更是佳作迭出，硕果累累。他的作品不仅常见于省内报刊，而且不时见载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儿童文学》、《小朋友》等等中央级和有影响的报章杂志。如今，他已结集印出和待出的有多本作品集。他的散文和散文诗，曾多次获奖。中国作家协会已于五年前接纳他为会员。去年，河南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十家》，将他列为中国当代儿童散文十家之一，和冰心、郭风、袁鹰、秦牧等名家同登一堂，不仅瞩目于大陆，而且引起了海峡彼岸儿童文学同行和专家的关注和重视。

吴然！吴然！你以你对于祖国下一代强烈深厚的挚爱，对于大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儿童文学事业的一片忠诚夙忱，你以你的不懈探索和严肃热情的艺术追求，换来了如许可喜的实绩和应得的荣誉。你坚定地立足于生你养你的云南红土地，又以坚实的步于走出这块红土地。你已经属于全国。

文坛多“多面手”。吴然也是。他成人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和儿童文学创作“双管齐下”，均著成就。作为报纸副刊编辑，他在编辑工作方面积累了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已成为此道的行家里手。他负责执编的《小桔灯》副刊，由于他不遗余力，悉心经之营之，办得很有特色，在培养新苗、扶植创作新秀，团结省内外新老作者，交流创作经验，活跃创作思想，促进儿童文学发展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在儿童文学这块园圃里，他既是栽种者，又是浇花人。他在孜孜不倦于创作实践之余，又满腔热情地关注着本省乃至全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以缜密的思路，写下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理论、评论文章。读者诸君现在看到的这本《儿童文学札记》，便是他近年来在这方面辛勤劳绩的一个具体展示。

翻开这本《札记》，一看目录，就给人以林林总总、丰富多

彩的感觉。集于本书的50多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有对于儿童文学的一般思考，有对于儿童文学诸样式如儿童散文、散文诗、诗歌、小说等的议论，有作家作品论，有对于儿童文学读物和儿童报刊的评介，有对于云南儿童文学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论析及有关史料的钩沉，有作者的创作独白——谈自己的创作追求和体会，等等。集子中的文章，多以轻松自如、娓娓叙谈的散文、随笔的笔调出之；阅读这些文章，仿佛面对一位挚友，听其随心谈艺说文，无拘无束，亲切自然，而就在这种十分轻快愉悦的“倾听”中，你会不知不觉地领悟到许多关于儿童文学创作艺术的有益知识和精警的道理。作者在《想起那些美好的日子》一文中谈到圣野先生《诗的散步》一书时说，这本诗论“绝无一般理论文章的严肃，它记下的是一位诗人的感情经历。在这里，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经历，把自己对诗歌的挚爱和追求，把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诗歌的孕育、诗歌的特点，特别是关于儿童诗创作的甘苦、得失等等，和盘托出，用和朋友散步时聊天的方式，在娓娓亲切的交谈中加以阐述。不用说，这是使人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的，当然也是富有教益的。”我以为这段话也正好可移来用以表明这本《札记》里许多文章的特色。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及文艺评论家，吴然热切关注本地儿童文学的报兴繁荣是很自然的。这种关注不是停留在虚空的意向上，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他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和劳动中。1986年，他曾征询我对云南儿童文学现状的看法，我不揣浅陋和片面，以书信形式写了一篇题为《云南儿童文学印象谈》的短文，吴然很快将其编发在《小桔灯》副刊上。本来这只是一篇小文，吴然却以此文为契机，组织了一次历时数月、别开生面的“云南儿童文学笔谈会”，许多作家以切身感受和体验，就促进云南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应该说，这次笔谈讨论，既肯定了云南儿童文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又找出了存

在的不足和差距，也探讨了创作和理论上的诸多课题，对于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统一认识、明确前进方向、激励创作斗志，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虽然本人对云南儿童文学也很有一些精当的意见和看法。收于本书的《云南儿童文学思考》和《新时期的云南儿童文学》两文，便是他对云南儿童文学的全景描绘和鸟瞰式的论述。前者在更新儿童文学观念、突破和创新问题上的理论阐述，思路清晰，针对性和逻辑性都很强。在谈到一些旧有观念对作家的束缚和影响时，吴然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进入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诸如‘教育工具’论等作了拨乱反正，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有了较为全面较为准确的论述，但是我们的一些作者，特别是教育战线的作者，仍然摆脱不了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束缚，创作思路老打不开，往往较多地从单纯的‘教育’或‘问题’出发构思作品，忽视或者忘记了对艺术作艰苦的执著的追求。因此我觉得所谓更新观念，重要的和首要的是变革制约束缚创作力的‘教育工具’论‘主题先行’论等一套儿童文学创作思想体系、观念，……遵循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使文学性和教育性在和谐中实现完美的统一，创造出较高质量的艺术品。”由于这些看法是从众多带有普遍性的创作现象中分析总结出来的，因此立论既有放矢，又切中肯綮。这篇文章在如何发挥云南作家优势，真实生动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体现边疆少数民族特色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相当中肯和切实的意见。《新时期的云南儿童文学》一文，则对本省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作了概括而又深刻的回顾，在具体分析作者队伍和创作情况后正确地指出：“云南儿童文学正处在一个开拓前进的重要时期。它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就其整体来说，我们不能清醒地看到，和全国‘发达地区’相比，云南儿童文学仍然是落后的，作者的素质，作品的质量，都有待提高。……总之，云南儿童文学还需要一个大的发展，大的突

破。²²热情的肯定，静冷的分析，正确的结论，殷切的期望，使这篇文章具有较强的思辨张力和说服力。

对乔传藻、辛勤、张祖渠、沈石溪、刘御、刘绮、普飞等云南一些主要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本书也收有不少篇什。这些文章都写得比较扎实生动、有血有肉，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者十分熟悉作家其人，因此，通过对评论对象深入比较和研究，一旦落笔为文，便能紧紧抓住其各具特色的创作路子 and 艺术个性。的确，评论家和作家能够达到思想、感情、心灵上的沟通，是十分有利于前者对后者的感性参悟和理性把握的。实际上，吴然和一些作家本来就是亲密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创作体会、切磋艺术之道。吴然不仅熟悉他们的“文”，也极为了解他们的“人”。在他的文论中，对作家就有许多傾心的、动人的描述。我读了非常感动，觉得那些话讲得真好。评论家对作家许多内在的东西，了解得这么深刻、这么透彻，把握得这么精细、这么有感情，这对我们评坛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本书中还有多篇文章，是作为作家的吴然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和对所从事创作的文体特点的认识的。这些文章，阐述了作家自己的艺术、美学追求，渗透着创作甘苦，读来感到十分亲切，也有助于更好地欣赏和理解吴然的作品。如“我想在儿童散文中融入诗的意境和旋律。我想写得富有儿童情趣，写得有色彩和富于音乐感，我想用一颗纯真的童心去写作。我还想写得美一点，力求把美化为形象；力求把诗情融合在养育我的芬芳的土地上，融合在我们的校园里，融合在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中，让小读者用心灵去感受。”（《我和儿童散文诗》）有的文章不乏灼见，如“散文的‘真’，应该包括真实的内容，真挚的感情，真切的描写，真诚的文字等等。”（《儿童散文漫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具体介绍了。

总之，这册《札记》是一本内容丰富、可读性强、颇有特色

的儿童文学评论集。借此机会，我谨向广大儿童文学同行和爱好者竭诚推荐，同时也为本书的问世，向我的朋友吴然表示由衷的贺忱。

1990年2月25日于北京双榆树



目 录

序..... 樊发稼 1

什么是儿童散文诗..... 1

我国的早期儿童散文诗..... 5

我和儿童散文诗..... 13

和少年朋友谈散文诗..... 17

关于《走月亮》..... 21

散文诗的形象..... 23

儿童散文漫笔..... 26

儿童散文断想..... 31

低幼散文散谈..... 35

谈显而有深谈..... 41

谈文漫本上的散文..... 44

让儿童文学走进你的谈谈..... 49

谈怎样进了小百花室..... 54

向孩子学习语言..... 56

不用谈字..... 61

儿歌语言二题	63
对比欣赏的快乐	67
春城书简	70
关于创作的通讯	72
《小题友》是我的好朋友	75
答小学生问	77
创作杂谈	81
读冰心的两篇作品	84
谈圣野的儿童诗	86
想起那些美好的日子	90
评几本儿童散文	92
读两本儿童散文诗新集	97
读三本著名童话	100
从《读点唐诗》谈起	104
笑声中有教益（外二则）	106
播在幼儿心田的种子（三题）	110
闪烁童心之光的诗篇	114
表现平凡中的美	116
编故事与写小说	118
读了《落选的花王》	120
读《西双版纳密林的趣闻》	122
欢迎《幼儿文学》报	127
《小苗》300朋	129
新时期的云南儿童文学	131
云南儿童文学思考	139
美丽芬芳的儿童文学之花	147

乔传藻散文礼记·····	150
沈石溪作品印象·····	167
云南儿童文学的光荣·····	171
他来自出故事的地方·····	173
把生命的热力传给小读者·····	185
飞翔吧，太阳鸟·····	204
云南儿童文学呼唤创作园地·····	214
刘御和儿童文学·····	218
不读忘记·····	234
刘绮和儿童文学·····	236
抗战时期的昆明儿童剧团·····	242
抗战时期开远成立过孩子剧团·····	244
《孩子们》和援助贫孩作家·····	246
附录一：小学生的两封公开信·····	248
附录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昆明分会的信·····	250
孩藻报纸的儿童副刊·····	252
春城晚报的《小桔灯》·····	255
附录一：见面的话·····	257
附录二：关于《六月》·····	258
附录三：百期感言·····	259
云南儿童文学纪事·····	261
孩·····	288

什么是儿童散文诗

你来信要我谈谈儿童散文诗，这使我感到为难。你知道，我对儿童散文诗的确有所偏爱，在练习写作中，也曾琢磨过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儿童散文诗？它和一般散文诗有何区别？它有哪些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儿童散文诗在艺术上有什么特定的魅力，即哪些方面体现了儿童散文诗的美学特征？以及儿童散文诗的品类和写作儿童散文诗要注意些什么？等等。但是你也知道，我毕竟不是搞理论研究的，对某些问题虽然时有思考，不过初尝辄止，甚至也只是想想而已。因此，你要我在某个问题上作深入的探讨，这对我来说似乎不太合适。当然有些问题我还是感兴趣的，特别是经你这一“刺激”，就逼使我不得不看些书，并“整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从而也扩展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愿和你作一次愉快的交谈。

我想，我们就先来谈谈什么是儿童散文诗吧。

你知道，儿童散文诗是散文诗的一个品种，自然也是儿童文学的一个新鲜的、独具魅力的品种或文体。然而，说到散文诗，似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即什么是散文诗这个问题最终还没有解决。散文诗是诗，还是散文，还是它独立的自己？其说不一。既然没有“定论”，文学刊物的编辑们莫衷一是，只好凭自己的感觉认同，或散文、或诗。于是你看，散文诗既在散文刊物出理，也在诗歌报刊和读者见面。就是同一作品，比如鲁迅先生自己都称之为“散文诗”的《野草》中的一些作

品，就同时许多散文选集和散文诗选集中出现。显然，对散文诗的这种“模糊”认识，不仅人为地造成散文诗的“两栖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对待作为散文诗之一种的儿童散文诗的态度。譬如，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郭风的儿童散文诗组《红蕖们的旅行》，以“诗”获奖；而1988年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则又把张岐的儿童散文诗组《俺家门前的海》，归在“散文”类获奖。你能说评委们、专家学者们不对么？当然不能说。可是，散文诗包括儿童散文诗到底属于什么文体呢？这实在是一个难答的问题。不久前，《儿童文学研究》第27辑发表了李凌韵的《儿童散文诗初探》，她认为：“儿童散文诗，是儿童诗，也是儿童散文；内涵是诗，外形是散文，既有诗的韵味，又有散文的风采。”此种说法，不过是散文诗界的某些理论对儿童散文诗的“折射”，我是不敢苟同或者说我只赞同“既有诗的韵味，又有散文的风采”这句话。

儿童散文诗是儿童诗吗？我认为不是。不论说其“本质上”是儿童诗，也不论说它是“用散文形式写的”或“散文化的”儿童诗，还是说它是儿童诗“诗体的一种”等等，我都觉得不能让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也不能改变我对儿童散文诗的某种认识。现在让我们以被当作“诗”的儿童散文诗组《红蕖们的旅行》为例，来作一点辨析。

不错，郭风这篇儿童散文诗最初是在《诗刊》（1979年6月号）发表的，但同时也标明了“散文诗”三个字。我也不否认，在这篇精湛的散文诗中，的确有许多瑰丽的诗句和诗一样的句子。而且整篇作品诗情荡漾，诗意融融，浓郁灿烂的奇幻色彩和运思神妙的想象，展现出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但是，尽管这里笼罩着弥漫着诗的气氛，充满了诗的情调，或者说整个作品具有诗的素质，我们恐怕还是不能说这篇散文诗就是诗，就是儿童诗。我们

不必和“纯粹”的儿童诗比较，且让我们选读这篇散文诗中最短的一节——《送行》：

有蜜蜂来送行。有胡蜂来送行。

有画眉鸟来送行。

有两只小鹿跟着它们的母亲来送行。小鹿和它们的母亲一起，站在林中的石头上送行。

有草兰来送行。有野菊和蒲公英来送行。野菊们站在草丛间，挥着淡黄的手巾，向她们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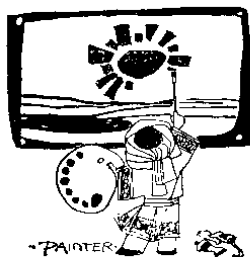
野菊们一直站在草丛间，目送她们，
走出林中的草径了。

由于作家采用了几乎是诗的分行的形式，使这一节散文诗颇具诗的情韵。它跳跃，节奏鲜明，有一种音乐的旋律复查其间，让读者陶醉在醇浓的诗的氛围里。它几乎已经十分地接近诗了。但是有一点却使它和诗区别开来，那就是它的写实性和为着给读者以“实感”，在叙写中不时采用的散文细节，如“有两只小鹿跟着它们的母亲来送行。小鹿和它们的母亲一起，站在林中的石头上送行。”这是典型的散文叙述、散文细节和散文笔调。此外，整篇散文诗在语言的运用上是绝对的简洁，是散文的质朴。毫无疑问，这一切又使它靠近了散文，当然并不完全是散文。那么，我们能说散文诗既是诗，又是散文么？同样我们能说“儿童散文诗，是儿童诗，也是儿童散文”么？不能。记得，郭风曾就《红菰们的旅行》作过一点说明。他说：“我忽地异想天开，想作‘新品种’的‘实验’性创作，发表在《诗刊》1979年6月号上的《红菰们的旅行》等，可能是这方面的‘实验’的最初‘产品’。我想把自由体诗、散文诗和童话揉合在一起，为孩子们写点新的东西。”（郭风：《回忆和想法》，原载《我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

8月版)郭风在这里既然说《红菰们的旅行》等属于“新品种”，是“新的东西”，那就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儿童诗或儿童散文。可否这样说，它是既有别于儿童诗又有别于儿童散文的一种新的文体，或者说它是兼有儿童诗和儿童散文之优的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就是儿童散文诗；具体就《红菰们的旅行》来说，它是童话体的儿童散文诗。作如是理解，不知你以为然否？

或许，我们还是用郭风的话来说吧！他说：“散文诗也许是一种披着散文外衣的诗，也许是一种具有诗的灵魂的散文。但我要说，散文诗决不是一种所谓两栖性的文学样式，决不是游移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郭风：《散文诗创作答问》，载1983年1月13日《文学报》）同样，我们可否对儿童散文诗作如是理解？即儿童散文诗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一种独立的儿童文学样式或文体？当然，要进一步的认识或理解什么是儿童散文诗，就还要对儿童散文诗的特征作一些探讨。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以后再谈？

1989. 11. 10.



我国的早期儿童散文诗

上次通信，我略微阐明了什么是儿童散文诗，本来想接着谈谈儿童散文诗的特征，也即是进一步认识什么是儿童散文诗？但你来信询及我国儿童散文诗起于何时等问题，我只好将“特征”问题按下不表，先谈“起于何时”的问题了。

因为儿童散文诗是散文诗独立文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在谈论儿童散文诗的时候，就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散文诗。

关于散文诗，许多散文诗家和散文诗评论家趋向于认为我国的现代散文诗，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是与新诗、小说等一起兴起的一种新文体。也有的专家指出，作为一种文体，散文诗在古代文学中就已存在。郭风曾经十分精辟地指出：只要有诗和散文在就必然地要出现散文诗。因为在他看来，“散文诗其实是散文与诗（或云诗与散文）的互相渗透而出现的一种新文体。”他同时认为，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些具有“散文诗素质”，或曰具有散文诗“性格”的作品，如陶渊明、刘禹锡、王维、柳宗元、苏东坡等的一些作品，甚至金圣叹点评《才子古文》的一些篇章，都可以如郭沫若说的“肇锡以散文诗的嘉名”。（散见于郭风《关于散文诗的传统和继承》，1984年8月号《福建文学》；《金圣叹的散文诗》，1988.10.15《文艺报》等文论）郭风以及远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关于散文诗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论断，无疑是令人信服的，并给人宝贵的启迪。但是，作为散文诗的一个品种，儿童散文诗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就缺乏先例了，至今还没有人说他在古典文学

中读到了那怕与儿童散文诗稍稍相近一点的作品。这里面有较复杂的原因，如封建时代忽视儿童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需要，虽然有童谣、儿歌，但纯乎儿童诗和儿童散文的作品，就不被人注意，也无人创作了。没有两者（儿童诗和儿童散文）的互为渗透，何来新的文体——儿童散文诗呢？因此郭风说：“我们可以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看到许多具有散文诗素质的作品，但似乎难以看到专门为少年儿童写作的散文诗。”他认为，为少年儿童写作散文诗，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而儿童散文诗、儿童散文都是新文学运动以后新兴的我国革命儿童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风：《〈中国儿童散文诗丛书〉前言》，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郭风的看法无疑是对的。儿童散文诗，以及整个现代儿童文学，都是随着人们的社会观、儿童观起了变化，并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新生儿面诞生的。换句话说，我国儿童散文诗起于也只能起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因为此时既有了儿童诗，又有了儿童散文，两相渗透而产生儿童散文诗，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是当时还没有“儿童散文诗”这个名称罢了。

在我们说到儿童散文诗产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时候，我们立即想到开创儿童散文诗的先驱者鲁迅、刘半农、郑振铎、冰心、朱自清……想到他们捧献的我国早期儿童散文诗！我们很难确定哪一篇是我国最早的儿童散文诗。从现有资料看，1981年新发现的鲁迅先生的散文诗组《自言自语》，其中的《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载1919年9月7日、9日《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可否称之为儿童散文诗？请读《波儿》——

波儿气愤愤的跑了。

波儿这孩子，身子有矮屋一般高了，还是淘气，不知道从哪里学了坏样子，也想种花了。